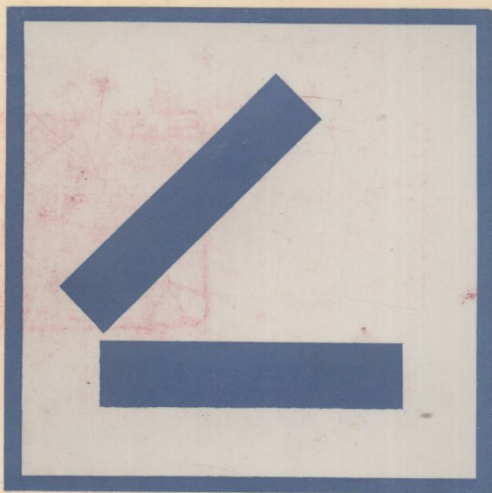


書的世界

白居易的新樂府

陳香編註



文章合爲時而著
歌詩合爲事而作

CL3
46
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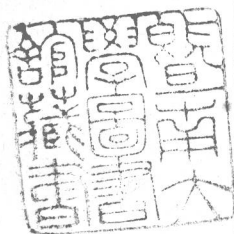
S. 003386

陳香編註

白居易的新樂府

書的世界

46



國家出版社印

石 宜先生 贈



S9004574

書的世界 46

特價：80元

白居易的新樂府

71年5月初版

編註者：陳香

總策劃：林洋慈

總編輯：王麗芬

發行人：林大坤

發行所：國家出版社

總經銷：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公司：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二六之八號三樓

三九一〇二四二五・三九一〇四二六一

電話：三九一〇七九一八・三五一〇九一七

三九二〇六七四八・三九二〇六七四九

印刷者：三源印刷廠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三二號

有著作權・有製版權・翻印必究

「書的世界」序

詩聖杜甫曾說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是單就他個人的讀書和創作所提出的經驗之談。然而吾人深思，他的哲言實在四海皆準、歷久彌新，尤其在知識爆炸的今日，層出不窮的新理論，源源不絕的新發明，日新月異的新思想，在顯示讀書不僅和從事創作的人有關，每一個人的生活起居、應對進退無不和書發生密切關連，有鑒於此，本社乃有一系列「書的世界」的編纂。

古人以「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來形容學者的博覽群籍，然而在當今印刷事業急速起飛，出版書籍汗牛充棟的時刻，要免挂一漏萬之虞，去滄海遺珠之憾，讀書實需有方向有計劃，所謂「偃鼠飲河、滿腹乃止。」吾人以有窮之年壽游無涯之學海，以有限之智慧悟無邊之至理，若乏引渡迷津之指南，茫茫浩瀚，無所駐足，繽紛撩亂，了無歸依。作一個讀書的嚮導，這也即是本社籌編「書的世界」的初衷和用意。

「書的世界」挑選各類精典，內容包羅萬象，舉凡文藝小品、生活拾趣、賢哲傳記、科學理論、文學研究，小如養生靜心之理，大至經世治國之道，皆鉅細靡遺、星棋羅列，概以啓迪心智、發人深省爲原則，以增廣見聞、厚積學力爲目的。前人曾云：「一日不讀書，則覺言語乏味、面目可憎。」希望「書的世界」能爲各位讀者帶來更充實的人生。持著這樣的理想，本社雖力求臻善，然自不免有缺漏不足之處，尚祈讀者各界，不吝針砭，以匡不逮。

國家出版社 謹識

目次

緒言	七
新樂府	二九
七德舞	三〇
法曲歌	三三
二王後	三五
海漫漫	三六
立部伎	三八
華原磬	四一
上陽白髮人	四三
胡旋女	四六
新豐折臂翁	四八
太行路	五二

司天臺·····	五四
捕·蝗·····	五六
昆明春水滿·····	五八
城鹽州·····	六一
道州民·····	六三
訓·犀·····	六六
五弦彈·····	六八
蠻子朝·····	七〇
驃國樂·····	七三
縛戎人·····	七六
驪宮高·····	七九
百鍊鏡·····	八二
青·石·····	八三
兩朱閣·····	八六
西涼伎·····	八八

八駿圖·····	九一
澗底松·····	九四
牡丹芳·····	九六
紅線毯·····	九八
杜陵叟·····	一〇〇
繚綾·····	一〇二
賣炭翁·····	一〇四
母別子·····	一〇五
陰山道·····	一〇七
時世妝·····	一〇八
李夫人·····	一一〇
陵園妾·····	一一二
鹽商婦·····	一一五
杏爲梁·····	一一八
井底引銀餅·····	一一九

官牛.....一三二

紫毫筆.....一三三

隋堤柳.....一二五

草茫茫.....一二八

古豕狐.....一二九

黑潭龍.....一三一

天可度.....一三三

秦吉了.....一三五

鴉九劍.....一三六

采詩官.....一三八

附錄

夢仙.....一四一

凶宅.....一四二

蜀路石婦.....一四三

慈烏夜啼.....一四三

采地黃者·····	一四四
薛中丞·····	一四四
悲哉行·····	一四五
朱陳村·····	一四五
短歌曲·····	一四六
秦中吟十首·····	一四七

貧家女	
無名稅	
傷大宅	
膠漆契	
合致仕	
路旁碑	
江南旱	
五弦琴	
凍死囚	
買牡丹	
目次	

白居易的新樂府

六

竹枝詞（四首）……………一五一

聽竹枝詞贈李侍御

柘枝詞（一首）……………一五二

看常州柘枝贈賁使君

柘枝妓

楊柳枝（十首）……………一五三

楊柳枝二十韻

浪淘沙詞（六首）……………一五六

長恨歌……………一五七

琵琶行……………一五九

白居易傳……………一六〇

緒言

白居易這五十篇「新樂府」（他自己謂總共有一百五十篇，皆稱諷諭詩，其他一百篇則前後散見於《長慶集》中；這五十篇彙錄在一起，蓋自認可以播諸樂章的），是中唐時代一輯脫灑、鏗鏘的白話敘事詩。其傑出之點，正如附「序」中所自己指出的：「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覆而實」、「其體順而肆」。誠不亞於杜甫的「哀江頭」、「哀王孫」、「兵車行」、「麗人行」，以至於「三吏三別」。（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惟歷來被人所忽略的，則爲「欲見之者易喻」（自序中語）的重大關鍵，且有人嘗蔑之謂「下偶俗好」（白居易傳中語）；究其實，「下偶俗好」，乃白居易的偉大成就，也是中唐未盛行、至近世始時興的淺顯風格——以白話體裁敘事。

唐代詩人輩出，後人以其時代先後及突出的風格，分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

初唐（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約一百年）——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及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等爲代表。

盛唐（自開元間至大曆初，約五十年）——以張九齡、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及岑參、王昌齡、王之渙等爲代表。

中唐（自大曆初至太和九年，約七十年）——以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孟浩然、韋應物，及韓愈、孟郊、李賀、賈島等爲代表。

晚唐（自太和以後至唐亡，約八十年）——以李商隱、杜牧、溫庭筠、司空圖，及許渾、李羣玉、韓偓、韋莊等爲代表。

倡分期的是，宋人嚴羽。意欲略分盛、中、晚三唐，俾示區別。但並未嚴格去劃分，亦劃分不清，且認爲：「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見滄浪詩話）

嗣後明人高棟，既持嚴說，復進而主張區分爲初、盛、中、晚四唐。理由爲：「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移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耆宿，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聳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起之清瞻，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敘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從，溫飛卿之

綺麗，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尙能隄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見唐詩品彙）

可是，王世懋曾就唐詩風格上所呈的特徵，提出反駁。說：「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就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漸之變也，非逗故無由變。唐詩之由初而盛、中，極是盛衰之界。然王維、錢起，實相酬唱。子美全集，半是大曆而後，其間逗漏，亦有可言。如王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見王奉常集）

錢謙益更竭力反對如此區分，指爲謬妄。他說：「初、盛、中、晚，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國初（指明初，牧齋係明末人）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年於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指張說）、曲江（指張九齡），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

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以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之贈，同『左掖梨花』，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將人以詩次耶？」（見初學集）

閻若璩則以詩人的生卒作根據，非議分期之說。所舉的理由是：「張九齡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以杜詩年譜考之，所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者，天寶五載。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當在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縱杜甫登第於是時，亦劉長卿之後輩矣，分劉爲中，何也？」（見潛邱劄記）

聚訟的雙方，固各有理，若無夾帶褒貶之意，分爲三唐或四唐，倒也無可厚非。分期不是割裂，頗有利於分析、體認。有唐三百年，唐詩是一脈相承的。詩人接踵，風格參差。但三百餘年，起、盛、變、衰，既有來龍去脈，爲追尋其緒倪，體認其演變，則分期實不無權宜的可取之處，只要不是割裂。

白居易在中唐，是新體詩登峰造極的時候；而中唐又是最紛亂的時代，國事越來越不可收拾。在朝廷，繼續有朋黨之爭；在宮禁，繼續有宦官之禍；在國境內，繼續有藩鎮之亂；在國境外，繼續有強寇之患。社會久不安寧，人民永陷貧苦。他的五十篇「新樂府」，便是在這種惡劣的背景下產生的。

自大曆初至太和九年，中唐這七十餘年間，干戈禍亂，實可謂「史不絕書」，其犖犖大者，據新、舊《唐書》所載，計有：

大曆二年（公元七六七），郭子儀殺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吐蕃圍靈州，爲朔方節度使駱嗣恭所破。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爲其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等所殺，即以朱希彩爲幽州節度使；吐蕃入寇，李晟、馬璘擊破之，以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王縉爲河東節度使；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四年，吐蕃再寇靈州，常璣光擊却之；郭子儀自河中移屯汾州。五年，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代宗與宰相元載合謀誅魚朝恩，元載弄權；京師饑饉，斗米千錢。六年，遣御史大夫吳損使吐蕃盟和；王翃討平嶺南賊。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爲部下所殺，衆擁朱泚爲